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二十二卷 宿宮嬪情滯新人

日東坡好說鬼，我今說鬼亦如之。 青燈夜雨黃昏後，正是書齋說鬼時。

話說昔日括蒼有個儒士，頗好吟其詩句，一日遠出探望親眷，走到蔣家嶺過，忽然天上灑下一陣雨來，儒士口裡微微吟一句詩道：

山前山後雨蒙蒙。

吟得詩完，嶺旁忽然見一宅子中一個女子，極有顏色，隔簾做繡作，接口吟一句道：

才入桃源路便通。

儒士大以為異，又吟一句道：

偶向堂前逢繡女。

那女子在簾中，也接一句道：

豈知簾外有詩翁。

儒士又吟一句道：

三春楊柳家家綠。

女子也接一句道：

二月桃花處處紅。

儒士又吟道：

欲問今宵端的事。

那女子也吟道：

想來只在夢魂中。

儒士大喝道：「你莫不是鬼麼？」忽然宅子並女子一齊通不見了。儒士打一看時，但見一個孤塚，草木荒涼而已，驚得一身冷汗。自此之後，便不敢打從這條嶺上經過。

再說唐朝廣州押衙官崔慶成，轄香藥綱解於內庫。到於皇華驛舍，崔慶成不知這個館驛是個凶地，夜晚忽然見個美婦人走到面前，深深道個萬福，嬌聲細語的道：「妾今夜來見郎君，郎君畢竟疑心妾是個淫奔女子，不肯與妾成其婚姻之事。今日妾若捨棄郎君而去，好風良月，怎生虛度了韶光？妾心甚是牽掛。等待郎君再來，那時成其配偶，郎君切勿作負心人可也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張紙來，送與崔慶成看，上面寫有十二個字：

川中狗 百姓眼 馬撲兒 御廚飯

崔慶成不解其意。那美婦人道：「君再來時，解說與妾聽便是。」說罷，輕移蓮步，裊裊婷婷而去。崔慶成情知是個鬼怪，不敢聲言，次早急急整頓了香藥綱，望前路進發。不則一月解到內庫，交割了公事，緩轡而回，仍舊經於此地，好生心驚膽戰，遂不敢宿於皇華驛舍，另覓民居借宿。到得黃昏後，想起前番婦人，暗暗的道：「妖精妖精，今番尋不著我矣。」胸中方才道罷，怎知那個妖精是有千里眼、順風耳的，就在屏風背後徐徐踱將出來，道個萬福道：「郎君別來數十日，教妾好生牽掛，魂夢不安，怎生不到妾跟前來，成其好事？卻要妾遠遠尋候，郎君真是薄情人也。十二字可曾解得出否？」崔慶成默然無言。那婦人叫聲：「青衣何在？」青衣應聲走出。婦人吩咐道：「速辦酒肴來，我與郎君成其親事。」青衣應聲而去。霎時間，青衣將著酒肴盤盞放在桌上，勸崔慶成飲酒。崔慶成就如泥塑木雕的一般，怎敢沾唇？那婦人放出百般嫵媚、萬種妖嬈之勢，撒妖撒癡，倒在懷裡，摟住崔慶成身體，定要行其雲雨之事，就像《西遊記》中陷空山無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，強逼唐三藏成親一樣。崔慶成卻有老主意，斷然不肯。纏纏綿綿，直到四更時分，纏得那婦人怒起，寫一首詩道：

妖魄才魂自古靈，多情心膽似平生。

知君不是風流物，卻上幽原怨月明。

寫詩已罷，怒叫一聲：「眾鬼使何在？」屋角邊閃出百十個鬼使，或青或紅，或有角或無角，都是獠牙露嘴、奇形怪狀之相，一齊道：「俺娘子天上神仙，看這打脊魍魎、餛飩濁物，怎生有福消受俺娘子，俺娘子不如去休！」正是：

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無處下金鈎。

看那美人目如火星燦將出來，眾鬼使並青衣一齊簇擁而去，打滅了燈火，冷風徹骨逼人。崔慶成驚得魂不附體，幸而不傷性命。後來與宰相裴度說知此事，裴度詳此十二字道：「川中狗，蜀犬也，是個『獨』字。百姓眼，乃民目也，是『眠』字。馬撲兒，瓜子也，是個『孤』字。御廚飯，官食也，是個『館』字，乃『獨眠孤館』四字，淫鬼求配之意。」崔慶成方悟。後來人再不敢經過此驛。果是：

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。

夜中說鬼，如見其面。

話說天順中慶元縣，有個書生，姓鄒名師孟，字宗魯，年登二十一歲；丰姿秀雅，長於詩詞歌賦，博學高才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會，排行第六，人稱他為「鄒六郎」。素聞杭州山水之美、西湖之勝，遂帶僮僕二人到於杭州地方，寓居候潮門外，凡是勝跡名山、琳宮梵宇，無日不游、無日不玩，真真把一個西湖勝景，滿滿裝在胸中。游了一年有餘，不勝神情飛動，意氣鼓舞，異日做個山水閒人。又想會稽山水為天下第一奇觀，當日王羲之、謝安石酷愛山陰山水，又說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」，不知怎生妙處，但游西湖而不遊山陰，畢竟是件缺典。遂渡江而來，尋了寓處，終日往來於鏡湖、蘭亭、禹陵之間，真是「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」，看不盡的勝跡名山。鄒師孟一日獨自一個信步往來，走入宋朝陵寢之地，不勝再三歎息道：「昔宋朝累代俱是寬仁愛民之主，並無失德，怎生遭楊璉真加這個惡禿驢酷暴之禍，臭鞭子恁般可恨，真是犬羊禽獸，深可痛恨！不知宋朝與他前世怎生結下冤仇，受此慘毒之苦。幸虧得唐義士救取，不然，三百餘年仁愛之君被此賊污穢，豈不可恨？」說罷，不勝恨恨。

偶然感慨前朝事，可勝嗷嗷憑弔深。

話說鄒師孟一邊想，一邊走，不知不覺漸漸走至一處。但見：

高山峻嶺，峭壁層巒。高山峻嶺，有遮天蔽日的大樹危鬆；峭壁層巒，有生雲起霧的奇峰怪石。萬木欹斜偃蹇，似百千鬼魅伸出拿龍捉虎之形；千峰突兀崔嵬，如億萬修羅張開吞人啖獸之口。藤蘿屈曲，蛟蛇蟠掛枝頭，好生怕恐；瀑布湍飛，雷霆震響岩下，怎不驚惶！鴉拍烏啼，種種疑為伏魅，狐行兔竄，蕭蕭盡屬愁魂。

話說鄒師孟不知不覺漸漸走入這個險惡山林，好生驚恐，進前不可，退後不能，又無童僕隨身，又無樵人可問，只得信步而行。看看晚煙籠野，宿鳥歸巢，草木之中窸窣，又似有人行走之聲，一發驚恐起來，也不知是虎狼，也不知是鬼魅，頃刻之間，咫尺昏迷，不能進步，心中甚是懊悔。忽然見叢林之中隱隱有一點燈光，暗暗的道：「謝天地，此處有個人家，不免上前借宿一宵，再作區處。」望著這一點燈光，一逕走將上去，腳高步低，跌（足盍）踏蹬，約莫走了半里路，忽然見個高門大第，這一點燈光從大門縫裡射將出來。鄒生近前仔細抬起頭來一看，門前蒼鬆翠柏，成行排列，石獅石虎，分列兩旁，好生齊整。鄒師孟輕輕把門叩

上數聲，聽見呀地一聲，門開處走出一個青衣童子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之人，半夜三更在此叩門？」鄒師孟只得賠個小心，低聲下氣的道：「在下係遊山玩水之人，貪看景致，不覺夜深迷路，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，只得大膽叩叩潭府，借宿一宵。」那童子便轉口道：「既是遊山玩水之人，怎生得有房子頂在頭上走哩！但我是以下之人，作不得主，須進去稟過娘娘，方敢應承。」說畢，轉身進去，半晌出來道：「適才稟過娘娘，娘娘已允，請相公進內相見。」童子執燭前行領路，轉彎抹角，走過了幾處，都是畫棟雕樑，高堂大廈，竟似帝王家宮闕一般。到得中堂，但聞蘭麝馥鬱，玉珮丁當，堂上數個女童，簇擁著一個少年美貌婦人。鄒師孟抬起頭來一看，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形顏似玉，姿態如珠。烏鬢巧結雲鬟，峨然高髻；綠帔繡成鳳彩，豔爾宮裝。淡淡蛾眉，新月初生可掬；盈盈星眼，秋水點注堪憐。金鳳斜飛，玉釵橫掛。太真何故再來塵苑？西子新時降下瑤台。

那美人降階而迎，分賓主而坐。青衣女童捧過茶來，茶味甚是芳香。茶罷，美人開唇露漢署之香，啟齒出崑山之玉，悠悠的問道：「先生何處人氏？何故深夜見臨？」鄒師孟答道：「小生鄒師孟，係慶元縣人氏。生平宿耽山水之趣，因來貴地訪山陰道，貪觀景致，不覺日暮途窮，措身無地，特叩仙府，但宿一宵，實出唐突，萬勿見罪！」美人道：「耽山玩水，此是高人雅致。妾僻處深山，猿鶴為鄰，松柏為友。不意高賢深夜見臨，是妾之幸也，勿以深山荒僻鄙褻為罪。」鄒師孟再三致謝。美人就命侍女設酒肴款待，頃刻之間，酒筵羅列，肴饈芳香。鄒師孟饑餓了一日，酒到竟不辭讓，接杯便飲。美人見鄒生量高，就命侍女取過巨杯來相勸，那杯是黃金琢成，異寶鑲嵌，寶色輝煌，可容一升之酒。鄒生酒量頗高，一飲而盡。美人坐於下席，只用小杯相陪。叫二個美女唱曲，一穿錦繡彩衣，一穿杏紅花服，走將過來，手執牙板，緩揭歌喉，唱一曲以侑酒道：

金屋銀屏疇昔景，唱徹雞人眠未醒。故宮花草夜如年，塵掩鏡，笙歌靜，往日繁華都是夢。

天上曉星先破暝，明滅孤燈隨隻影。翠眉雲鬢鬢蘭塵，空歎省，成悲哽，無數落紅堆滿徑。

二美女歌完，美人蹙眉道：「勿歌此曲，徒增傷感。」不覺撲簌簌滴下幾點珠淚，落於衫袖之上。鄒師孟起坐問道：「卑人深夜唐突，過蒙雅愛，實出望外。不敢請問仙娥高姓，閨閣何郡，郎君何人，又不識何以傷感，乞道其詳。」美人含淚而言道：「妾本姓花，賤名春麗，臨安府人也，世居於此二百餘年。先夫趙(弼基)，表字咸淳，與妾為夫婦，不幸十年而亡。妾今寡居在此，誓若有人能詠四季宮詞者，不論其門第高下，即與成婚。尋之數年，杳無其人。妾見先生丰姿秀麗，言詞典雅，既係耽山戀水之人，定有文人才子之筆，試為妾一吟何如？」鄒師孟道：「但恐鄙俚，有塵清聽耳。」那兩個侍女即時捧過一幅花箋，卻是鸞鳳金花箋紙，極其光彩華麗；捧過一枝筆來，又是墨玉管一枝；細看那墨，又是雙龍捧日，墨上有「龍香御制」四字，香氣噴溢，精光奪目；硯又是銅雀台瓦硯。鄒師孟見了種種稀奇之物，心花頓開，不覺技癢，即揮《春詞》一首道：

花開禁院日初晴，深鎖長門白晝清。

側倚銀屏春睡醒，綠楊枝上一聲鶯。

《夏詞》一首道：

荷風拂鬢鬢鬢，粉汗凝香沁臂紗。

宮禁日長人不到，笑將金彈擲榴花。

《秋詞》一首道：

桂吐清風滿鳳樓，細腰消瘦不禁愁。

朱門深閉金環冷，獨步樓台看女牛。

《冬詞》一首道：

金爐添炭燭搖紅，碎剪瓊瑤亂舞風。

紫禁孤眠長夜冷，自將錦被傍熏籠。

話說鄒師孟立刻題宮詞四首，文不加點，左右侍女都嘖嘖稱賞。花春麗不勝贊歎道：「詠出宮詞，若身處其地者，真才子也。即使李太白、李益二人操筆，想亦不過如此矣。妾今芳年無主，形影相依，幸遇君子才華出眾，風流文雅，妾不違昔日盟誓，願托終身。郎君亦不可異心，從此偕老，永效于飛，不知郎君不見棄否。」那鄒師孟是年少無妻之人，說到此處，便眉花眼笑，滿臉堆下笑來道：「小生湖海飄零之人，幸遇仙娥，不棄塵凡，願諧伉儷，是小生之幸，豈敢有負於仙娥乎？但恨鄙賤，不足以仰配金屋佳人耳。」說罷，彼此挑情，淫思如火。左右侍女急撤酒筵，忙整鸞衾鳳褥，兩人攜手入室。鄒師孟看不盡那房中繁華，金玉古玩器皿，遂解衣就寢，雲情雨意，兩相交會，口送丁香，腰擺楊柳。雲雨初完，美人就枕上詠詩一首道：

一別深宮幾度秋，妝台塵鎖不堪愁。

故園冷落凌波襪，塵世烘騰海屋籌。

陰伉儷諧陽伉儷，新風流是舊風流。

追思向日繁華地，盡付湘江水上游。

那鄒師孟正在酣美之際，亦不詳他詩中之意，但與美人盡情取樂，竭盡生平之力奉承美人，美人亦樂此不為疲也。次日早起，美人就留鄒師孟住於院中，不令鄒生外出，行則同肩，寢則疊股，如鴛鴦一般，時刻不離。怎見得他兩人樂處？

鄒生年少無妻，今日乍嘗滋味，吃一頓，又要一頓。花氏青春缺偶，夜來拾得寶珠，彩一

顆，又要一顆。師孟豈肯孟師，猶如柳絮顛狂。春麗正當麗春，一任游蜂撲蝶。鄒生道：「看

汝風流性情，怎生硬熬得數年鳳離鴛只？」花氏道：「鬪恁堅強力量，可惜虛做了半世鴿寡鸞

孤。」鄒生道：「倘元紅若在，可喜的更勝今宵。」花氏道：「雖含苞已破，現在的再留明日。」

說不盡那兩人恩愛之情。且說鄒師孟的兩個童僕，經日不見相公回來，好生著忙，四處抓尋，並不見一毫蹤影，遍問山人樵子，並無消息。只得各處貼下招子，也無影響。一連尋了三月，竟無動靜，連報信的通沒一個。兩人疑心落了虎狼之口，或被盜賊殺死，或死在山崖之間，只得痛哭收拾而歸，取路回慶元，報與家中父母知道。父母聞知，一哭幾死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招魂葬於山中。

渾如劉阮天台去，直至如今竟未歸。

不說他父母在家招魂之事，且說鄒師孟因遊山游出好處，無妻的忽然有了個妻子，且又生得絕世無雙。比如世上的人，無妻的要尋個妻子，千難萬難，就是破費了珠釵花朵、金銀彩幣，常常娶不出一個好妻子。如今鄒師孟不費一文錢，忽然得了個好妻子，又做起人贅女婿來，頭頂他的瓦，腳踏他的地，穿他的，吃他的，受用他的，睡的是牙牀錦帳，動用的都是金銀琉璃器皿，鄒師孟便樂而忘返，不覺將及一年有餘。忽然一日，花氏叫侍女安排酒肴，極其豐盛。鄒師孟道：「何故今日如此盛設？」花氏道：「燈前對酌，盡此一日之歡。」說完了這一句，不覺涕淚交下。鄒生大加詫異道：「深蒙不棄，俯賜姻緣，美人今日何出此言？莫不是小生有什麼得罪之處麼？」花氏道：「非也，妾本欲與郎君共期偕老，不料上天降罰，禍起蕭牆，今日盡此一歡，明朝便當永別。郎君速宜遠避，如其不然，禍且及君矣。」鄒生大驚，再三問其緣故，花氏只是不說，一味悲慟而已。鄒生再三與他拭淚，只是不解。雖然上牀雲雨，花氏只是歎息，連鄒生亦無意興。花氏吟詩一首道：

倚玉偎紅甫一年，團圓卻又不團圓。

怎消此夜將離恨，難續前生未了緣。

豔質將成蘭蕙吐，風流盡化綺羅煙。

誰知大數明朝盡，人力如何可勝天！

花氏吟一句，悲哭一句，直至天色微明。花氏急急起來，又與鄒生抱頭而哭。哭畢，天已大明，遂慌慌張張催促鄒生出外。鄒生不忍，尚有留戀之意，不肯出門。花氏道：「郎君速走，禍就來矣。」急急把鄒生推出門外，鄒生還立住著腳，不肯行走，花氏大聲叫道：「郎君速走，若少遲延，性命不免！」鄒生只得踉蹌而奔，不上半里之程，忽然陰雲四合，白晝有如黑夜。鄒生慌張，急急走入樹林中躲避。少頃之間，雷雨交作，霹靂數聲，火光遍天，已而雲收雨散。鄒生疑心，再往前村看視，並無華屋美人，但見樹林之中，有一古墓，被雷震壞，枯骨交加，觸體震碎，遍流鮮血。鄒生驚得瞪目口呆，罔知所措。有詩為證：

狂風霹靂電交加，震碎骷髏可歎嗟。

華屋美人竟誰在，始知山鬼弄叉丫。

話說那鄒師孟見了，慌張之極，遂急走忙奔，依稀還認得舊路，尋路而歸於寓所。主人驚問道：「相公那裡去了這一年？尊管家一連尋了三月，不見下落，疑心被虎狼所傷，或死於盜賊之手，痛哭了一場，收拾回去久矣。相公怎生去了一年方回？」鄒生喘息少定，方才一一說出緣故，如此如此。主人驚道：「是了是了，此處相傳有花春麗，是宋度宗的嬪妃，其墓在此山之側。相公所遇，想是此鬼無疑。」鄒師孟想了一會道：「度宗姓趙，名(ㄛ基)，咸淳是當時年號，宋之陵寢都在此山。自宋朝咸淳年間至今，實是二百餘年，斷然是宮妃無疑。所以屋宇華麗，金碧輝煌，更兼服食器皿、文房四寶，都是帝王家物。但我在此一年有餘，恐家童奔回家去，錯報我已死，驚惶我父母，怎生是好？」遂急急走還故鄉。父母一見，只道是鬼，細細說出緣故，方知是真。後父母要為他娶妻，鄒師孟自受用了花春麗之後，世上一切美貌婦人，都看得不在眼裡，又感花氏之情，堅執不肯，時時縈其懷抱。後來父母亡過，鄒生亦無心戀家，看得世緣甚輕，遂修煉出家，雲遊各省，不知其所終。有詩為證：

死鬼戀生人，生人貪活鬼。

死鬼尚有情，無情不如鬼。